

I215.1

419

鲁迅全集

九

两 地 书
书 信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魯 迅 全 集

第 九 卷

*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阳 門 內 大 街 320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3 号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書 店 發 行

*

套号 1007 字数 238,000

开本 850×1168 耗 1/32 印张 $12\frac{5}{8}$ 插頁 3

1958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8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00001—30000 册

定 价 (3) 2.30 元

第九卷說明

本卷包括《兩地書》、《書信》。

《兩地書》是魯迅和景宋（許廣平）的通信集，共分三集，初版在 1933 年 4 月由上海青光書局出版。

这本通信集后来印行的各版，內容都和初版相同。在 1938 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中，本書編入第七卷；1941 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《魯迅三十年集》時也曾收入。

魯迅的書信，由許廣平陸續收集，曾先后出版《魯迅書簡》兩種：一為 1937 年 6 月三閑書屋出版的影印本，內收書信 69 封；一為 1946 年 10 月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內收書信 855 封和斷片 3 則。

我們這次印行的《書信》，系將 1946 年排印本所收 855 封和到現在為止繼續征集到的 310 封，加以挑選，即擇取較有意義的，一般來往信件都不編入，計共收 334 封。在本卷中收入 79 封，其餘續編入第十卷。

在編排次序上，仍照 1946 年排印本，按各收信人第一封信的年月先后，依次排列。這些書信，大半都是根據原信或報刊所載原信的制版；如系根據收信人或其家屬抄寄以

及从报刊排印录存者，均分别注明其来源。

至于鲁迅致日本人的书信，则因部分原信现在尚未获见，或仅见日本报刊所载而无原信可资校勘，所以这些书信，都不收入，俟后再另行出版。

这次所收各信，都分别根据原信和报刊所载，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原信偶有漏写月日的，也据《鲁迅日记》等资料查明补入，并用方括弧表示系编者所加。卷末所附的注释，在正文中以1、2、3……的号码为标记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五八年八月

季漱君監學三月二日子畢甚談忻劇月入八十
 辰北京自不易之佔別有難事斯有商自協和
 自喉隔僅未二言言雖甚痛野今應譯覽子
 異不可即已寧而恆而信息逐香今乃知已這入
 陸軍小學大可歡喜以不特面來可還即其飛行
 之疾疾必已矣越校甚不易能入心中存一界或
 諸味為甚山會外頗坦然此現氣稟有別希冀就
 也居此何事三子月中決去此校擬杜門數日為協
 和譯言是完乃走日本速店孟借返此事了以去
 在夏訪比秋恐之家食今季下季幸希希隨時為復
 留意也小學會同聚資已寄去計上圖下復相尋
 周板已刻成然方等日本自辭奴未印墨以茲今可
 不必見遠正方集盡土地亦有數文在手倘一思將來止
 以寒心服僕願能自退其怠俾勿誤入讀眼賊未終而
 新聲作法豪特為我師吳途又振立一社今安刊舊先正
 著述流布已學同志數人亦已具書費山之業報此後不
 自勞力之勞亦不可不種某學成立去更以周北京遠近風聲有與
 吾不時放入夏三子乃自振 三月四日 後樹工

《魯迅書信》手稿：給許壽裳的信

廣平兄：

今天收到來信，有些問題恐怕我答不出，姑且寫下去看。

學風如何，我以為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。倘在山林中，該可以比較市外一點，只要辦事人員好，但最近政治腐敗，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，學生在學校中，只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，得到去校和社會接觸，仍然要苦痛，仍然要讀書，並非所有這意思。所以我的意思，倒不在新市市，要苦痛的從速讀茂樹，要苦痛的速，苦痛四散，否則從較為寧靜的地方回到閑家，也須意外地要忍受苦，其苦痛之總量，與本在新市市者相同。

學校的情形，向來如此，但二十年前，看去彷彿較好者，因為是明辦學，資格的人不很多，因而競爭也不極烈的緣故。現在不同了，競爭也猛烈了，於是壞脾氣也就徹底顯出。教育界的清高，本是裝飾之談，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，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變，進幾年大學是言其效身的，況且又有這樣的環境，正以人身之血液一壞，體中的一部分決不能獨保健康一樣。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環境裏特別清高的。

所以，學校之不甚高明，其實由來已久，加以金錢的魔力，本是非常之大，而中國又是向來善于運用金錢誘惑腐敗的地方，於是自然就成了。

《魯迅書信》手稿：給許廣平的信

第九卷目录

两地書

序言 3

第一集 北京

(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) 7

第二集 廈門—广州

(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) 85

第三集 北平—上海

(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) 243

書 信

許壽裳 18 封 1910.10.14.—1936.9.25. 279

傅斯年 1 封 1919.4.16 295

周作人 1 封 1919.4.19. 297

宋崇义 1 封 1920.5.4. 299

胡 适 2 封 1921.1.3.—1922.8.14. 301

宮竹心 2 封 1921.8.26.—1921.9.5. 3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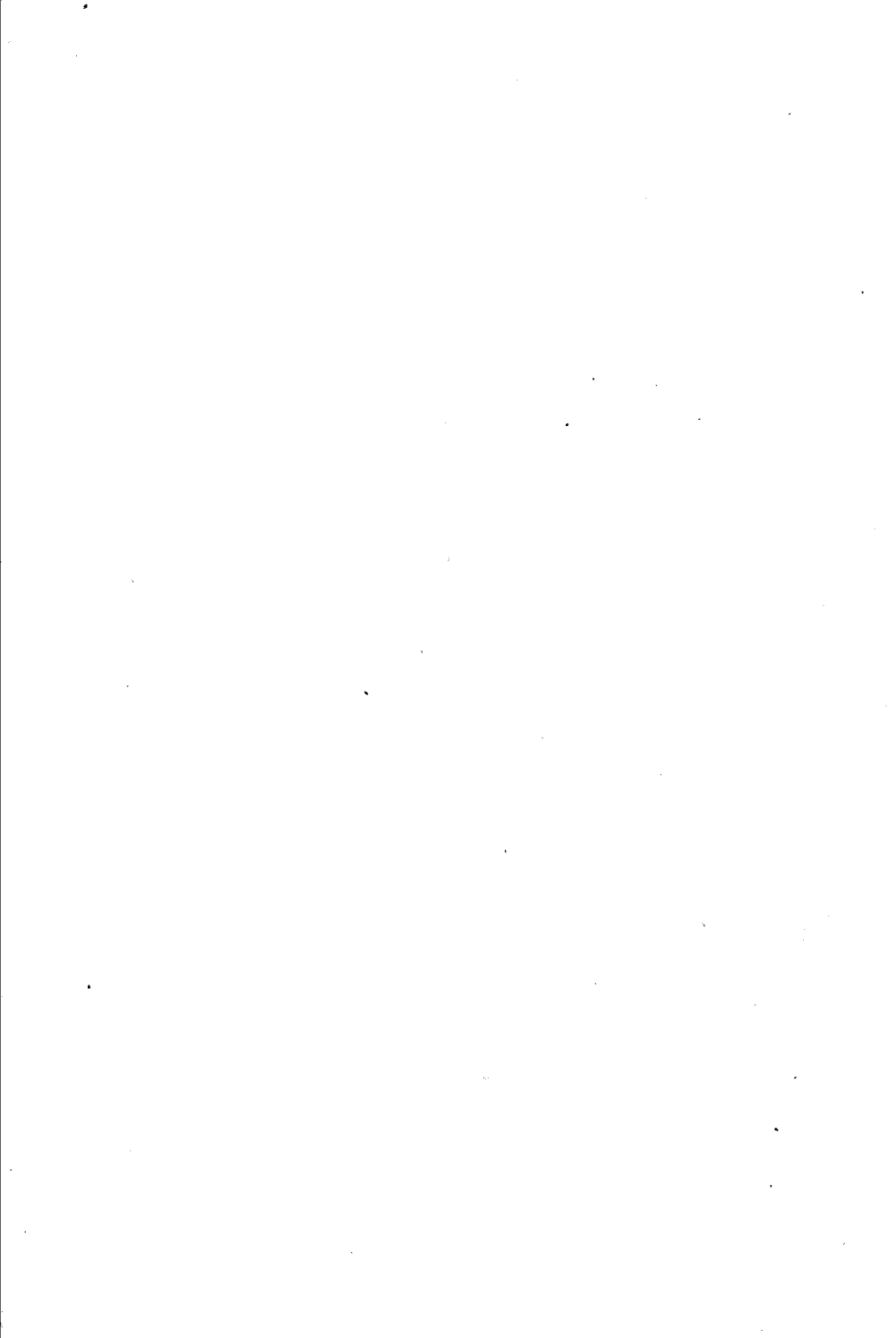
孙伏园 3 封 1923.6.12.—1924.1.11. 306

李秉中 15 封 1924.5.26.—1932.5.3. 310

李 霁 野	14 封	1925.2.17—1936.5.8.....	327
傅 筑 夫	1 封	1925.3.15	342
梁 繩 偉	1 封	1925.4.8.....	344
劉 策 奇	1 封	1925.4.8.....	344
呂 蘊 儒	1 封	1925.4.23.	345
高 歌	1 封	1925.4.23.	346
向 培 良	1 封	1925.4.23.	347
臺 靜 农	15 封	1925.8.23—1935.12.21	348
許 欽 文	2 封	1925.9.29—1925.9.30	364

注 釋	369
-----------	-----

兩地書



序 言

这一本書，是这样地編起来的——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，我得到霽野，靜农，丛蕪三个人署名的信，說漱园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，病歿于北平同仁医院了，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，为他出一本紀念册，問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沒有。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縮起来。因为，首先，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，虽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会好；其次，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，却有时竟沒有想到，也許将他的来信統統毀掉了，那些伏在枕上，一字字写出来的信。

我的習慣，对于平常的信，是随复随毀的，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，有些故事，也往往留起来。直到近三年，我才大燒毀了两次。

五年前，国民党清党的时候，我在广州，常听到因为捕甲，从甲这里看見乙的信，于是捕乙，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，于是連丙也捕去了，都不知道下落。古时候有牵牵連連的“瓜蔓抄”¹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，直到事实給了我教訓，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。然而我还是漫不經心，随随便便。待到一九三〇

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，浙江省党部呈請中央通緝“墮落文人魯迅等”² 的时候，我在弃家出走之前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将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。这并非为了消灭“謀为不軌”的痕迹，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別人，是很无謂的，况且中国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着，就有多么的可怕。后来逃过了这一关，搬了寓，而信札又积起来，我又随随便便了，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，柔石被捕，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，因此听說就在找我。自然罗，我只得又弃家出走³，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，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。

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，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，我就担心，怕大約未必有，但还是翻箱倒篋的寻了一通，果然无踪无影。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，我們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，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別看作宝贝，倒是因为那时時間很有限，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，因此放下了。此后这些信又在槍炮的交叉火綫下⁴，躺了二三十天，也一点沒有損失。其中虽然有些缺少，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沒有留心，早經遺失，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。

一个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，大家决不另眼相看，但若坐过牢監，到过戰場，則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，人們也总看得特別一点。我們对于这些信，也正是这样。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，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几乎要打官司，要遭炮火，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別，有些可爱

似的了。夏夜多蚊，不能靜靜的写字，我們便略照年月，将他編了起来，因地而分为三集，統名之曰《两地書》。

这是說：这一本書，在我們自己，一时是有意思的，但对于別人，却并不如此。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热情，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；文辞呢，我們都未曾研究过“尺牘精華”或“書信作法”，只是信笔写来，大背文律，活該进“文章病院”⁵的居多。所講的又不外乎学校風潮，本身情况，飯菜好坏，天气阴晴，而最坏的是我們当日居漫天幕中，幽明莫辨，講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，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，就不免胡塗得很，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詞，从現在看起来，大抵成了梦囈了。如果定要恭維这一本書的特色，那么，我想，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。这样平凡的东西，別人大概是不会有，即有也未必存留的，而我們不然，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种特色。

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会有一个書店願意来印这一本書。要印，印去就是，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，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，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，以免誤解。其一，是：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，看近来書籍的广告，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，則旧作也即飞升，連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，不过我們的这書是不然的，其中并无革命气息。其二，常听得有人說，書信是最不掩飾，最显真面的文章，但我也并不，我無論給誰写信，最初，总是敷衍敷衍，口是心非的，即在这一本中，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，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

含糊些，因為我們所處，是在“當地長官”，郵局，校長……，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程度里。但自然，明白的話，是也不少的。

還有一點，是信中的人名，我將有幾個改掉了，用意有好有壞，並不相同。此無他，或則怕別人見于我們的信里，于他有些不便，或則單為自己，省得又是什么“听候開審”⁶之類的麻煩而已。

回想六七年來，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，在不斷的掙扎中，相助的也有，下石的也有，笑罵誣蔑的也有，但我們緊咬了牙關，却也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。其間，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，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，就是漱園和柔石。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記念，並以感謝好意的朋友，並且留贈我們的孩子，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，其實大致是如此的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魯迅。

第 一 集

北 京

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

北 京

魯迅先生：

現在写信給你的，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訓，是每星期翹盼着听講《小說史略》的，是当你授課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，好發言的一个小学生。他有許多怀疑而憤懣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話，这时許是按抑不住了罢，所以向先生陈訴：

有人以为学校的校址，能愈隔离城市的塵囂，政潮的影响，愈是效果佳一些。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？記得在中学时代，那时也未尝不發生攻击教員，反对校长的事，然而無論反与正的那一方面，总是偏重在“人”的方面的权衡，从沒有遇見過以“利”的方面为取舍。先生，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响，还是年龄的增长戕害了他呢？先生，你看看罢。現在北京学界上一有驅逐校长的事，同时反对的，贊成的，立刻就各标旗帜，校长以“留学”，“留堂”——畢業后在本校任职——謀优良位置为釣餌，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取舍，今日收买一个，明日收买一个……今